



# 温庭筠词集

## 韦庄词集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  
 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红 双黛<sup>一作双眉</sup> 愁<sup>一作愁眉</sup> 远  
 黛 水精帘<sup>一作水晶帘</sup> 犹未卷 燕子<sup>一作莺</sup> 双飞<sup>一作双飞</sup> 天  
 藕丝秋色浅 人胜参差剪 双鬓隔<sup>一作双眉</sup> 香红 玉钗头<sup>一作玉搔头</sup> 上<sup>一作上</sup> 风 浣溪沙 清  
 晓妆成<sup>一作晓妆成</sup> 更<sup>一作更</sup> 愁 画堂<sup>一作画堂</sup> 春<sup>一作春</sup> 深<sup>一作深</sup> 初<sup>一作初</sup> 寒<sup>一作寒</sup> 菊<sup>一作菊</sup> 蕊<sup>一作蕊</sup> 未<sup>一作未</sup> 凋<sup>一作凋</sup> 残<sup>一作残</sup> 欲<sup>一作欲</sup> 上<sup>一作上</sup> 秋<sup>一作秋</sup> 千<sup>一作千</sup> 四<sup>一作四</sup> 体<sup>一作体</sup> 慵<sup>一作慵</sup>  
 采<sup>一作采</sup> 日高犹<sup>一作日高犹</sup> 未<sup>一作未</sup> 梳<sup>一作梳</sup> 妆<sup>一作妆</sup> 画堂<sup>一作画堂</sup> 春<sup>一作春</sup> 深<sup>一作深</sup> 初<sup>一作初</sup> 寒<sup>一作寒</sup> 菊<sup>一作菊</sup> 蕊<sup>一作蕊</sup> 未<sup>一作未</sup> 凋<sup>一作凋</sup> 残<sup>一作残</sup> 欲<sup>一作欲</sup> 上<sup>一作上</sup> 秋<sup>一作秋</sup> 千<sup>一作千</sup> 四<sup>一作四</sup> 体<sup>一作体</sup> 慵<sup>一作慵</sup>  
 拟交人送又心忡 画堂<sup>一作画堂</sup> 春<sup>一作春</sup> 深<sup>一作深</sup> 初<sup>一作初</sup> 寒<sup>一作寒</sup> 菊<sup>一作菊</sup> 蕊<sup>一作蕊</sup> 未<sup>一作未</sup> 凋<sup>一作凋</sup> 残<sup>一作残</sup> 欲<sup>一作欲</sup> 上<sup>一作上</sup> 秋<sup>一作秋</sup> 千<sup>一作千</sup> 四<sup>一作四</sup> 体<sup>一作体</sup> 慵<sup>一作慵</sup>

[唐]温庭筠 著

[唐]韦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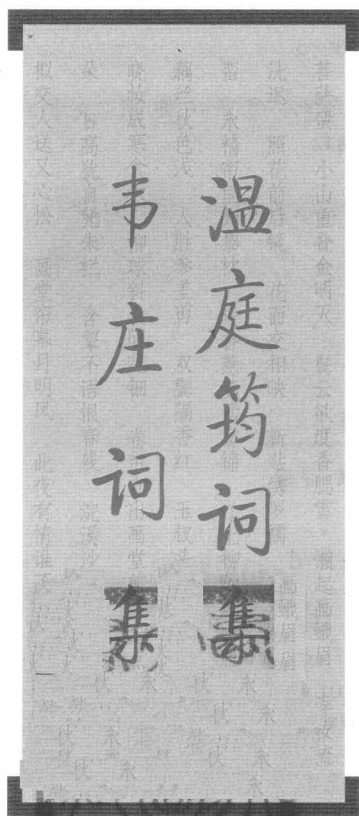
聂安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22.842.4

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唐)温庭筠著,(唐)韦庄著;  
聂安福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5-5659-5

I. ①温… II. ①温…②韦…③聂… III. 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唐代 IV. I22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0923号

###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唐]温庭筠 著  
[唐]韦庄 著 聂安福 导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6  
印张 5 2/36 插页 1 字数 100,000  
印数 1-6,300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659-5/I·2229  
定价 15.00元

## 导读 聂安福

晚唐温庭筠（约801—866）、韦庄（约836—910）为早期文人词代表作家，词作大都见录于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词史上并称“温韦”。

温庭筠，字飞卿，本名岐。（庭筠，又作廷筠、庭云。夏承焘《温飞卿系年》疑其“本名庭筠或庭云；字‘飞卿’，则当作‘云’；被辱后乃改名岐，旋复本名。飞卿弟名庭皓，其一证也”。）祖籍并州祁县（今属山西）。史称庭筠貌丑，号“温钟馗”。

庭筠出身于官宦世家，先祖大雅（字彦弘）、彦博、大有（字彦将）兄弟三人均为唐朝开国功臣，位列卿相。唐太祖曾对大雅兄弟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旧唐书·温大雅传》）庭筠在《书怀百韵》诗“采地荒遗野，爰田失故都”句后特作注明：“予先祖国朝公相，晋阳佐命，食采于并汾也。”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彦博官至尚书右仆射，封虞国公，在家乡并州有采邑。但其身后家道渐趋中落，子孙后代不断迁移他乡，家族的并州采邑一片荒野，身为

彦博裔孙的温庭筠感慨系之。

庭筠自称“弱龄有志”（《上杜舍人启》），当与其自幼受到的家族影响有关。虽说温大雅、彦博之后，温氏家族名望渐衰，但仍为官宦世家。温庭筠在《书怀百韵》中不无自豪地自述家史：“奕世参周祿，承家学鲁儒。”世代奉儒守官，如温大雅之子温无隐官至工部侍郎、五世孙温造官至礼部尚书，温彦博之子温振官至太子舍人、温挺官至延州刺史，曾孙温曦官驸马都尉。其中尚有数人与皇室联姻，即温挺娶高祖女千金公主，温曦娶睿宗女凉国长公主，温西华娶玄宗女平昌公主。或许可以说，特定的家世背景使温庭筠意识到效命唐王朝是其当然职责，对其仕宦前程充满期待。

然而，温庭筠的现实人生并不如意。成年之前家居江南，今人考证其本人占籍，有无锡、吴中（今苏州附近）两种说法（参见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童年时曾拜谒进士及第初入仕途的李绅。数十年之后，科场失意的庭筠向身为淮南节度使的李绅献诗“感旧陈情”时，开篇即追述说：“嵇绍垂髫日，山涛筮仕年。琴尊陈座上，纨绮拜床前。”（《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垂髫日”、“纨绮”，均指少年。史载山涛（字巨源）与嵇康交善。后嵇康被陷害，临刑前对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嵇绍二十八时因山涛荐举而入仕。庭筠诗中以嵇绍自喻、以山涛喻李绅，又称“感深情惆怅，言发泪潺湲”，难以言表的身世忧伤充溢于字里行间。很有可能当年的相见，庭筠的父亲对李

绅有所请托，后不幸早逝，故而庭筠感今追昔，涕泪涟涟。庭筠年少时的一则轶事也透露出其早年的不幸。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引述庭筠外甥沈徽称：“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横楚。”横楚，即鞭打。《玉泉子》对此事有较详细的记载：“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勣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狹邪所费。勣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狹邪，指歌楼妓院。）庭筠因此名誉大损，科场屡试不第。多年后，其姊见到姚勣仍恨之切齿，拽其衣袖大哭道：“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遂无所成，安得不由汝致之？”应举而需亲友资助、长姊的深切疼爱，似乎也左证了庭筠的孤贫身世。

温庭筠虽早有经济怀抱，但终身未第，前后十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主要任职地方幕僚，难有作为。其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漫游、求仕、应举、闲居中度过。其漫游足迹所历除京城长安及家乡江浙一带之外，尚有蜀中、湖南、湖北以及边塞绥州（今陕西绥德）等地。游历的同时也是在求仕，因而不断有干谒之举，其存世之文多为此类作品，如其《上杜舍人启》所说：“必由贤达之门，乃是坦夷之径。”虽然干谒之举收效甚微，但依然信心坚定：“自知终有张华识，不向沧洲理钓丝。”（《题西明寺僧院》）

干谒之外，应举也是求得“张华识”的重要途径。在科场上，温庭筠屡败屡试，其中有一次堪称功败垂成，即开成四年（839）秋通过京兆府考试，荐名第二，可谓成功在即。（据《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

送”条，获京兆府荐名者“谓之等第”，中第概率为十之七八。）温庭筠颇引以为荣，在《书怀百韵》、《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中两度言及并作自注。然而他却成了开成四年京兆府荐名中唯一的罢举者，自称：“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自注）学者据诗中情调及当时的政局，指出庭筠放弃礼部考试，实为忧谗畏讥、远祸保身之举（参见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其后，大中年间（847—859），温庭筠又多次应举均告失败，却流传着考场替人作赋的舞弊劣迹。《北梦琐言》卷四谓其“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大中九年（855），终因代人作赋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之事暴露，次年贬隋县（治所在今湖北随州）尉，至襄阳（今湖北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延入幕中任巡官。

大中十年（856）至咸通三年（862），庭筠先后在襄阳徐商、荆州（今湖北江陵）萧邺幕府任职，与僚友段成式（字柯古）等宴游唱和。段氏《嘲飞卿》有云：“曾见当垆一个人，人时装束好腰身。少年花蒂多芳思，只向诗中写取真。”“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愁生半额不开靥，只为多情团扇郎。”“多少风流词句里，愁中空咏早环诗。”又有《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庭筠《答段柯古见嘲》云：“尾生桥下未为痴，莫雨朝云世间少。”又有戏谑之作《光风亭夜宴妓有醉驱者》。这些诗作展示出温庭筠宦游襄阳、荆州的某些生活场景，也显露出其多数词

作的创作背景。

离开荆州回到长安，庭筠在鄠郊（今陕西户县附近）家中闲居了两三年，咸通六年（865）任国子监助教，次年主持国子监秋试，并将合格者所纳“声词激切”诗作榜示于众（参见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榜国子监》）。或许因所榜诗作触犯权要，庭筠为此获罪，贬方城尉而卒。

## 二

韦庄，字端己，谥文靖。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

和温庭筠相似，韦庄也拥有显贵的家族，先祖中如韦待价为武后时宰相、韦见素为玄宗时宰相、高祖韦应物官苏州刺史等，但曾祖以下数辈均寂无声望，仕路无考。

韦庄的少年时光是在长安、下邳（今属陕西渭南市）度过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其心中曾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兄弟。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

（《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

（《下邳感旧》）然而这段天真烂漫的生活过后，韦庄便开始了应举落第、颠沛流离、坎坷困顿的人生道路。

大概二三十岁时，韦庄或因科举受挫而潜心力学，曾在虢州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村居生活。咸通二年



（861）入京应举再次失败，后辞家泛潇湘、游江南。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军攻入长安。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韦庄亲历战火，后逃至洛阳，写下长达四千四百多字的著名叙事诗《秦妇吟》，借一位逃出长安的女子即“秦妇”之口，正面描述黄巢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及其与唐军拉锯争夺、困守绝粮等情形，以宏伟严整的结构展现历史巨变的重大题材，在唐诗中堪称绝唱。

中和三年（883）春夏之交，韦庄自洛阳赴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入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幕府，开始了为期十年的避乱生涯。光启元年（885）十二月，唐僖宗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逼出奔兴元（今陕西汉中）。韦庄奉命前往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迎驾，未入关辅而为兵乱所阻，折道山西返回金陵。光启三年，镇海军乱，周宝被逐。韦庄南下客居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深感异乡流落之悲：“天涯方叹异乡身，又向天涯别故人。”（《东阳酒家赠别二绝句》其二）“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归上国》）“避世移家远，天涯岁已周。”（《避地越中》）

大顺二年（891），韦庄辞越游江西、湖南，次年入京应举未中。乾宁元年（894）再试及第，虽已年近六旬，但对唐王朝的复兴及其自身前程依然充满自信，在《与东吴生相遇》诗中说：“且对一樽开口笑，未衰应见泰阶平。”

及第后五六年间，韦庄历任拾遗、补阙等要职，个人仕途可谓顺达，然而国家面临的却是藩将割据争

雄、朝廷形同虚设的残酷现实。乾宁四年（897），西川王建攻打东川，韦庄以判官随谏议大夫李洵奉诏入川和解未成，亲身感受到藩将对唐王朝的轻视，但其本人却得到王建的赏识。三年后，即天复元年（901），韦庄应聘入蜀任王建掌书记。此后直到去世，韦庄仕蜀十年间，为王建扩展势力，建立大蜀政权出谋划策，官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即宰相）。武成三年（910）卒于成都，享年约七十五岁。

### 三

温、韦均家世显赫，才华过人，追求功名，然而家道败落，又生当晚唐多事之秋，二人在功业方面实无多建树，留给后世的主要是其杰出的诗词作品。

温庭筠文辞敏捷，著称当时，诗文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又合段成式号“三才”。三人皆行十六，时称其文为“三十六体”。然而三人之中，温庭筠独以精通音律、倚声填词闻名，史称其“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唐才子传》卷第八），“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王士禛说：“温李齐名，然温实不如李。李不作词，而温为《花间》鼻祖，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花草蒙拾》）后蜀赵崇祚编成于广政三年（940）的《花间集》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录温庭筠词作六十六首，陈振孙称之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黄昇又谓温词“宜为《花间集》之冠”（《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王士禛的“温为

《花间》鼻祖”之说或源于陈、黄之论，概括了温词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温为第一位大量倚声填词的文人，堪为“填词之祖”；温词在《花间集》中不仅数量最多，其题材内容及风格情调亦堪称花间派之代表。

温庭筠现存词作约七十首，题材以男女之情、离愁别怨为主，词境风格上的基本特点，一是词藻较艳丽，二是词中意象情事较繁密，三是言情多隐约婉曲，词作中极少直抒情怀之笔，而常常以冷静客观的描述展现出词中人所处实境或梦境及其容颜妆饰、情态举止，其情怀心境即隐含其中。《花间集》所录《菩萨蛮》十四首、《更漏子》六首、《南歌子》七首等都体现出这些特色，其中《菩萨蛮》为后世所公认的温氏代表词作，其首阙传诵最广：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鸂鶒。

词作给读者的直观印象是色泽艳丽，“金明灭”、“香腮雪”、“花面相映”、“金鸂鶒”等用语耀人眼目。透过字面品味词境，一位慵懒晚起的女子梳洗画眉、照镜弄妆、戴花穿衣的全过程，逐次呈现。词作空间背景未出女子闺房，词笔亦未离开女子的容颜妆饰及举止情态，而“懒起”、“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等笔致中则隐含着深深的幽怨自怜之情。末句“双双金鸂鶒”浓墨重彩，点醒全篇，一位盛年独处、惆怅哀怨的女子形象浮现于读者眼前。全词用笔细致，一个个画面（梳洗、画眉、弄妆、照花、穿衣等）连贯成情事脉络，加之起、结处的重彩辉映，令词

境显得丽而密。

温词藻饰绮丽与其词笔多黏著于女子容颜服饰及其闺阁装饰有关。其词作中用“金”字约三十处，用“红”字、“翠”字各近二十处，如“画屏金鸂鶒”、“画罗金翡翠”、“翠钗金作股”、“玉钩褰翠幕”、“翠翘金缕双鸂鶒”、“翠钿金靥脸”、“金雀钗，红粉面”、“宿翠残红窈窕”等等，都是对女子妆饰、服饰的描绘。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所称“飞卿严妆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画屏金鸂鶒’，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即针对温词字面色泽而言。

就抒情笔法而论，温词多含蓄婉曲，以客观描述为主，仅用一两句显露词情，且多在结末，有摇荡词境之效。如其十馀首《菩萨蛮》中，“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烟草黏飞蝶”、“柳丝袅娜春无力”、“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等场景描绘，“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宿妆隐笑纱窗隔”、“绣衫遮笑靥”、“无言匀睡脸”等妆饰、情态描写，都隐约映衬或透露出词中女子的情怀，而“玉门音信稀”、“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燕归君不归”、“此情谁得知”、“无憀独倚门”、“凭阑魂欲销”等结句则使全词情感暗流溢于言表，令词境摇曳回荡。又如下面两首名作《更漏子》：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寒雁，起城乌，画屏金鸂鶒。香雾薄，透帘幕，惆怅

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帷垂，梦长君不知。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由于词调长短句式的错落有致，二词节奏较《菩萨蛮》跌宕疏快，但其笔触依然以客观描述为主，或从室外写到室内，或从室内写到室外，仅以“惆怅谢家池阁”、“梦长君不知”、“夜长衾枕寒”、“不道离情正苦”数句点出惆怅相思之人，其孤寂愁苦之情则隐含于所处环境氛围之中。

对于温庭筠《菩萨蛮》等词作的解读，有必要提及清代常州词派颇有影响的比兴寄托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谓温词“全祖《离骚》”，并特别称誉“《菩萨蛮》、《更漏子》诸阙，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此说源于张惠言，其《词选》卷一评温氏《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照花前后镜”四句：“《离骚》‘初服’之意。”《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数句，抒发怀才不遇而独善其身之情。张、陈二人之评即谓温词，尤其是《菩萨蛮》诸阙，寄寓着词人怀才不遇的幽怨之情，也就是张氏所说的“感士不遇也”。赞同此说者尚有著名词学家谭献、吴梅等。王国维则不以为然，谓温氏《菩萨蛮》乃“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斥张氏“深文罗织”（《人间词话》）。今人大都认同王说。叶嘉莹先生指出张氏诸人“牵附立说”的同时，进而对其立说原由从温词特色上作出分析：一则温词物象

多精美，极易令人生发托喻之联想，犹如司马迁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二则温词所写闺阁女子情思，暗合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托喻之传统（参见《灵溪词说》）。张惠言的词学创作观念正承袭了这一传统：“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叶先生揭示的原由之外，有关温氏《菩萨蛮》的创作背景纪事，恐怕也是张氏“感士不遇”说的一个依据。《北梦琐言》卷四记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绹）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乐府纪闻》载此事云“令狐绹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阙以进”，《词苑丛谈》卷六转录称“令狐丞相托温飞卿撰进”。据此，《菩萨蛮》诸阙，乃温氏所撰而由令狐绹进献唐宣宗之作。考令狐绹居相期限及温氏经历，其时当在大中后期（850—859），正值温氏屡试不第。一位追求功名、才华杰出而科场失意的文人，在进献皇帝的词作中寄托怀才不遇之怨情，自在情理之中，而词中女子幽怨情思又与男女喻君臣之传统相合。如此说来，张氏的解读确非无故。然而一种情思，其事由可以多端，幽怨之情并非必然缘于怀才不遇，诗词中男女之情也非必然拟比君臣之义，词体初入文人之手，大都为酒筵歌席娱宾遣兴之作，别无寄托，更何况温词既非自抒情怀，而《菩萨蛮》诸阙背景纪事也不一定可信。总此诸端，张氏等人“感士不遇”之说乃至上攀《离骚》，未免牵强。就温氏此类词作，读者尽可欣赏其物象芳丽之美，体味其情思幽怨之美，品味其词境婉约之美，不必深究其情思背

后之事由原委。

《菩萨蛮》、《更漏子》等词作体现出温词婉曲浓丽的基本风格，然而这一风格基调之下也略有变化，如《杨柳枝》八首笔致较疏朗，《南歌子》（手里金鹦鹉）前三句“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客观描述，着色艳丽，未出温词常格，但结末“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二句则直率疏快，无丝毫含蓄婉曲之味。下面两首《梦江南》也常被视为温词中的变格：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温词大抵绮丽浓郁，而此两首则空灵疏荡，别具风神。”无论是前一首词作所呈现的水月辉映、碧云摇荡、风飘花落之境，还是后一首词中的“斜晖脉脉水悠悠”，都堪称“空灵疏荡，别具风神”。就整体格调而言，二词疏快跌宕，可连贯合解。“梳洗罢”一首言早起梳妆齐整后登楼望归舟，可千帆过尽，日暮降临，仍不见所盼之归舟，深深的失望和怅恨郁积心怀。“千万恨”一首即承前词情感脉络而直抒胸怀，在时间脉络上亦承前而接言夜晚月下相思之苦，结末融情于景，情韵荡漾。词中显示的脉络条贯畅达、言情真切直率、用语浅淡自然，是温庭筠极少用的笔调，显得别具风貌，而这倒是其后辈词家韦庄的常见笔法。

## 四

韦庄存词五十余首，有四十八首见录于《花间集》，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之前，词坛上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词人就是温庭筠。大略与韦庄同时的范摅在《云溪友议》卷下记载：“裴郎中贻，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可以想见韦庄所处词坛上的温庭筠之风。而韦庄本人对于温庭筠的怀才不遇、终身未第则深表不平，曾奏请唐昭宗追赠进士及第（见《唐摭言》卷十）。因此，韦庄的词作受到温庭筠的一定影响，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如二人在创作题材上均以男女间的离愁别怨为主，韦词中也有格调近似温词的作品，如《酒泉子》（月落星沉）、《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但就主体风格而言，温、韦各具特色。不同于温词的艳丽细密、隐约婉曲，韦词则大多笔调疏朗畅达，言情显豁。下列两首词作或许是比较两人不同词风的较好例证：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  
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  
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温庭筠《菩萨蛮》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  
门时，美人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  
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韦庄《菩萨蛮》

二词所写均为男女离别情事，词调同为《菩萨



蛮》，且词中用语及意象亦多相类（如温词有玉楼、明月、金翡翠、香烛、绿窗，韦词有红楼、残月、金翠羽、香灯、绿窗），但格调不同。温词仅以“送君闻马嘶”一句点明情事，而大量笔墨用于场景氛围的描写和渲染，一句一个画面，各画面的组合，正如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中所说：“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词作上片描述送别场景，但起笔玉楼明月相望相念的图景，尤其是“长相忆”三字令读者联想到别后的相思情形。下片所写可理解为分别之夜的境况，也可以看作别后的相思情境。词境由画面自然融合而成，其间没有明晰的脉络连贯，离情别怨则隐伏其中，显得含蓄幽约。韦词则不然，起笔点明红楼相别，然后依次描述美人出门和泪相送、弹奏琵琶别曲以及临别相劝早归，情事脉络清晰了然，依依惜别之情流泻于字里行间，犹如一段深情绵婉的别曲在琵琶弦上流动波荡。就笔调而言，韦庄这首《菩萨蛮》算是其较为含蓄的词作，但词中“惆怅”、“美人和泪”、“劝我早归家”等用语，依然较温词中“春无力”、“草萋萋”、“香烛销成泪”、“子规啼”、“残梦迷”等言情直露，构成了全词的情感脉络。

韦词以述情为主，脉络流转畅达，用语自然妥溜。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弦上黄莺语’，端已语也，其词品似之。”韦庄那些以词人（或男女情事中的男方）自述以及词中女子口吻叙事言情的词作，尤其切合“弦上黄莺语”之喻。词人自述情怀经历之作有《菩萨蛮》五首、《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